

温州文化研究工程项目

温州

苍南夹缬

杨思好 萧云集 著
温州乡土文化书系



本书由温州文化研究工程

温州苍南夹缬

杨思好
萧云集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 石英飞
装帧设计 薛蔚
责任校对 钱锦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州苍南夹缬 / 杨思好, 萧云集著.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8.5

(温州乡土文化书系)

ISBN 978-7-80686-644-3

I. 苍… II. ①杨… ②萧… III. 民间印染—简介—苍南县
IV. J5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8115 号

温州苍南夹缬

杨思好 萧云集 著

出版发行 浙江摄影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photo.zjcb.com

电话 0571-85170300-61009

传真 0571-8515957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270 1/32

印 张 5.75

印 数 0001-2000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86-644-3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序 言

民间文化肥沃的土壤,需要有识之士作各种各样的耕耘。杨思好是个勤恳的耕耘者。

我认识思好已有五六年。2003年,杨思好经选调上挂省文化厅社会文化处工作,协助我分管农村文化事业,为此我们共事一年多。处里的工作极为忙碌,经常加班加点、夜以继日,思好几乎是以办公室为家,大致一个月才回家一次,我们戏称他是“月刊”。思好属于“讷于言、敏于思、笃于行”那种类型,讲起话来口音很重,声音不响,听他讲话有点累,感觉不出他的才华;起草公文、讲话稿,速度不快,却质量很高,从谋篇布局到咬文嚼字,颇见功力。思好不浮躁,做事踏实,办事既遵守规程,又不失灵活,既务实又有独立思考,我对思好颇为欣赏。思好从基层上挂至省文化主管机关,转换角色快,进入角色快,与他长期的基层磨炼,注重学习提高,做事的认真态度,对学问的执著,是分不开的。我深信他会有所成就。

思好回苍南后,我们多有联系。大概一年半前,在一次会议上遇到思好,他跟我提起要写一本《苍南夹缬》的书。我认为这个选题很好。苍南久远的历史传统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内涵,留下了凝重的文化积淀。这种文化底蕴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它们富含的文化信息时时都给人以真切的感受。思好设想在苍南丰富的文化遗存中采撷最具代表性的夹缬,较典型地反映传统生活的变迁,反映苍南人民的情感和精神,这一心愿实属可贵。但鉴于当前已有众多的专家、学者关注和参与了夹缬的研究,报刊、网络上不时见到研究夹缬的文章,也已有相关著作面世,思好对夹缬工艺不怎么熟悉,能否在夹缬研究方面推出新的成果,我有些怀疑,也有所期待。

大概半年前,又在一次会议上碰到思好,他在电脑上把《苍南夹缬》的书稿让我过目,我浏览了一遍,有些吃惊。这是一本图文并茂、富有一定民俗学价值的专著。思好以蓝夹缬的今昔变化,以现场采访、目击的真实材料为基础,不仅多侧面、立体式地对苍南夹缬的艺术形态、生产流程、传承体系、不同时期的代表染坊等作了形象而详细的介绍,还深入地分析了夹缬工艺之所以在苍南得以活态保存的原因,大胆地对有关辞书、专家对“夹缬”的定义进行了分析和补正。尤为可贵

的是，书稿在充分尊重民间艺术真实面貌的前提下，以在民间征集到的生产于不同时期的夹缬图案为事实依据，对夹缬图案进行梳理和分析，在学术上进一步论述了苍南夹缬的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这是作者多年田野调查和深入探索的结果，绝不是“文抄公”的二三手材料，所以十分难得。从这些沉甸甸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了杨思好的辛勤劳动，也看到了杨思好的聪慧和才智，也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杨思好。

几天前，思好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这本《苍南夹缬》已修改完稿，请我为之写序。我说这本书专业性太强，提议他找一位专家。他说大专家没时间，小专家缺高度，还是要我写。为此，我将对思好的了解和对这本《苍南夹缬》的关注，作如上记叙。

当然，思好毕竟不是专职的研究者，掌握的纵向和横向的资料也不齐备，要提升到相当的理论高度有一定的困难。但作为一种实践的归结，即使尚有可斟酌处，也属正常范畴，应该给予充分的鼓励与相应的肯定。

按接受美学的观点，一部作品，只有当它传到读者手中，认真读了以后才算完成创作，那时见仁见智，并不用服从一个人的评说。但不管怎样，我以为，《苍南夹缬》这类地方文化之介绍，虽朴而真，虽拙而雅，既是本地人“入乡知俗”的导引，也是对外地人“入乡问俗”的

若干提示,有助于加深读者对往昔的一种认识,对这方沃土的风土人情的留恋。因此,无论欣赏其长,还是发现其短,都是有益的事情。

当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已不断掀起热潮,形成风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还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踊跃参与,更需要不断地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思好的新著《苍南夹纈》,虚实融合,古今结合,实属不易。如果没有深厚的民间文化涵养,是断然写不出来的。已经有了厚积,有了好的开端,希望思好老弟在民间文化的园地里耕耘不辍,收获不断。民间文化是一块值得有识之士问津、耕耘的园地,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中青年来问津和耕耘这块园地。大家共同努力,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事业推向新的高潮。

王 森

二〇〇八年三月五日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古韵悠悠话夹缬	(1)
夹缬的名称与释义	(1)
夹缬的渊源与发展	(6)
第二章 千年绝技隐苍南	(14)
夹缬仅存于苍南之谜	(14)
苍南夹缬的传承与分布	(25)
第三章 蓝草幻出的色彩	(40)
夹缬的染料	(40)
神奇的蓝草	(45)
蓝草的种植	(48)
靛青的炼制方法	(52)
第四章 濒危的雕版工艺	(59)
寻访雕版工艺传人	(59)
传承百年的雕版世家	(63)
夹缬印版的雕刻	(66)
第五章 草木亲和构蓝图	(74)
夹缬染坊的结构与布局	(74)
夹缬的印染流程	(77)

第六章 方寸蓝白呈祥瑞	(97)
苍南夹纈图案的类别	(97)
苍南夹纈图案的结构	(117)
苍南夹纈图案的艺术特征	(126)
附录:苍南夹纈图纹	(136)
后记	(173)
本书参考书目	(175)

第一章 古韵悠悠话夹缬

夹缬的名称与释义

缬(xié),《辞源》释“染花的丝织品,织物上印染花纹”。说白了,缬,是对中国传统印染手工艺中防染印织物的统称。夹缬是其中独具特色的一类。

文献中最早提及“夹缬”的是唐袁郊(字之仪)著的《二仪实录》“夹缬,秦汉间始有,不知何人造,陈、梁间贵贱通服之”的记载。在此前后,曾出现了“今朝纵目玩芳菲,夹缬笼裙绣地衣”(薛涛《春郊游眺寄孙处士二首》)、“轻丝半拂朱门柳,细缬全披画阁梅”(李适《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成都新夹缬,梁汉碎胭脂”(白居易《长庆集·玩半开花赠皇甫郎中》)、“合罗排勘缬,醉晕浅深妆”(白居易《裴常侍以题蔷薇架十八韵以和之》)、“醉缬抛红网,单罗挂绿蒙”(李贺《恼公》)等诗句,这或许可以说明“缬”与“夹缬”在唐代已经定名。不过唐时,夹缬还应另有一个别名,叫“夹结”。“唐代印花染色的方法,也作夹缬。宋王谠《唐语林·贤媛》‘婕妤妹适赵氏,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而为夹结。’”这是《辞源》对“夹结”一词的解释,这里姑且作为一个证据。

元代以后,夹缬的名称便不见于正史,《元史》提到官员职服用料,常常提到一种“夹造”,怀疑可能就是夹缬。

在近、现代的苍南山区,夹缬产品仅用于缝制被面,印制的多为“八仙”、“状元郎”、“工农兵”等人物图案以及古代小说、戏曲故事中的人物图案,每床被面印16组对称图案,每组对称图案中有2至8个人物,一床被面里差不多印有100个人物。因此,苍南人对夹缬的称谓尤其特别,一是以其产品的画面内容命名,称之为“百子被”、“八仙被”和“状元被”;二是以蓝印夹缬时要用木栓敲打,将木版与木版之间拴紧至没有丝毫缝隙,使木版图案夹住之处与染液隔绝的生产方式命名,称之为“敲花被”和“夹花被”。也有一些地方,为了与蓝印花被相区别,因夹缬被面的图案花纹与蓝印花被的图案花纹相比要大而粗,故又称之为“大花被”,称蓝印被面为“小花被”。在福鼎、寿宁等浙闽交界的地区,因当地人所用被面大多是现苍南县(1981年由平阳县析置)印制的产品,因而称夹缬被面为“平阳被”。



苍南夹缬被面 1



苍南夹纈被面 2

有关“夹缬”的解释,能见之典籍的并不多,且各有各的解释。

《辞源》的解释是:“唐代印花染色的方法,用二木版雕刻同样花纹,以绢布对折,夹入此二版,然后在雕空处染色,成为对称的花纹,其印花所成的锦、绢等丝织物叫夹缬。”

《辞海》的解释是:“我国古代在织物上印花染色的方法,始于秦汉,唐代以后,用夹缬法在织物上印花染色,更为普遍。最早的夹缬染色法,是用两块木板雕刻同样花纹,着色夹染。后来发展为用镂花油纸版涂色刷印。”

赵丰、胡平两位先生在《中国民间美术发展史》(《中国民间工艺》1987年第四期)一文中说:“夹缬,是事先雕制出两块阴版,阴纹刻制较深,形如水渠,然后在两块木版中夹上织物,压紧,版侧不同部位有小孔,可以注入染液,染液进入版内沿着阴纹条线的‘渠道’逐渐延伸。一定时间后拆去木版,织物就印成功了。”

江苏美术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的《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的解释是:“夹缬,铸空型版双面防染印花技术。将曾(缯)帛夹持于两块铸空版之间加以紧固,不使织物移动,于铸空处涂刷或注入色浆,解开型版,花纹即现。如涂刷防白浆,则经干燥染色后,搓去白浆就能制得色底白花织物。”

以上数种解释,各有其合理与不够之处,但综合起来,也可让人从中了解夹缬是一件什么样的物品与工艺。

《辞海》的解释从工艺本身为切入点,既说明夹缬的起源与发展,又描述了印染的方法,简洁而明了。但所描述的着色方法不够准确,仿佛是双面研花印染,与夹缬印染方法不符。且“后来发展为用镂花油纸版涂色刷印”这句话将夹缬与蓝印花布混为一谈。

《辞源》的解释以工艺品为切入点,形象地描述了双版对称图案夹缬的印染方式,但所描述的染色方法过于简单。

赵丰、胡平两位先生从工艺制作的视角对夹缬印染作了生动、形象的解释,但可以看出,其解释仅局限于近代民间印染夹缬的方法,而未涉及古代多色彩印染夹缬的方法。

《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的解释,只说明古代镂空版式的夹缬印染方法,而未涉及非镂空式的印染方法,且“如涂刷防白浆,则经干燥染色后,搓去白浆就能制得色底白花织物”的表述也不够准确,疑与蓝印花布的方法混为一谈。若将四种解释相互结合,则会更为完整、全面。

通过对从唐至现代民间夹缬图案的分析推断,及通过对当代夹缬生产工具与流程的观察,现综合以上解释,对夹缬作如下的解释:“夹缬,源于秦汉,兴盛于唐,是用两块对称花纹的夹版夹住对折的织物,利用阳纹处夹压防染的一种传统印花染色工艺。单套色的夹缬在织物上夹版后,可直接浸入染缸染色。印染多彩的夹缬一般采用注色法,将不同色彩的染液注入预先设定的相对应的色区内,通过版面的镂空处或版上的小孔流入相应的凹沟染色。苍南夹缬,是一种民间传统印染工艺,以土纺棉布为面料,对折夹入刻成同样的阴纹图案、版侧不同部位刻有与阳纹渠道相贯通可以注入染液的小孔的两块木版间,夹紧木版,置靛青染液中浸泡数次后,拆去木版,印成一幅蓝底白色的对称图案。”这种解释,是否完整、贴切,还可不断探讨、商榷。



苍南夹缬印花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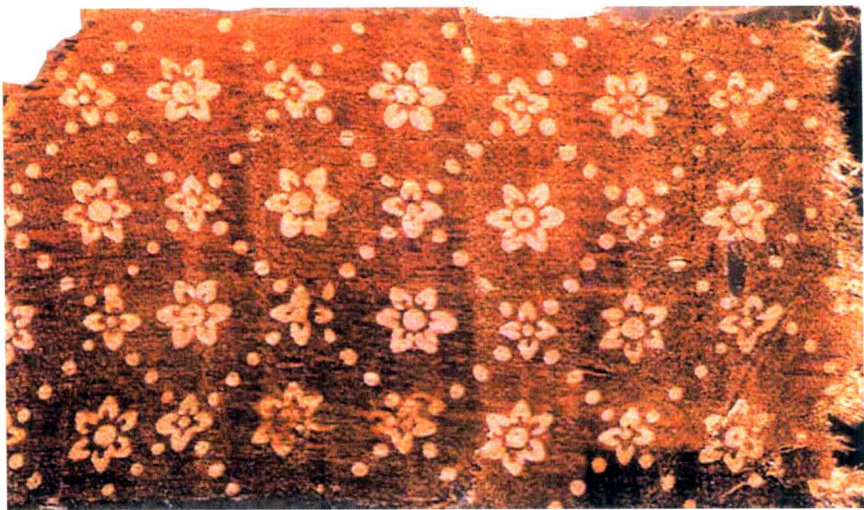
夹缬的渊源与发展

夹缬到底起源于何时？这个问题，众说纷纭，至今找不到肯定的答案。但夹缬是由中国原始印染工艺发展演变而来，这是毋庸置疑的。

经考古专家的考证，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懂得“矿物染”法，能够用赤铁矿粉末将麻布染成红色。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就有关于“黑土、白土、赤土、青土、黄土”的记载，说明那时的人们已对具有不同天然色彩的矿物和土壤有所认识。商周时期，染色技术不断提高，开始使用了种植的染草，宫廷手工作坊中设有专职的官吏“染人”、“掌染草”，管理染色生产，染出的颜色也不断增加。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又称《周礼·冬官考工记》）所记载的设色的工匠就有5种，其中有在织物上描绘图画和图案的画工、绩工，专管纺织印染的钟工。“绿兮衣兮，绿衣黄里……绿兮衣兮，绿衣黄裳”（《邶风·绿衣》）、“终朝采绿，不盈一掬”（《小雅·采绿》），《诗经》中的优美诗句和《礼记·月令》中“仲夏之月……令民毋刈蓝以染”之论，也为我们昭示了我们祖先最迟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掌握了用植物色染织物的技术。天然染料的使用，染色技术的提高，人们审美意识的发展，无疑为夹缬印染的出现做好了铺垫。

但是，先秦时期的染色技术应该还局限于单色，或蓝或绿、或红或黄，还未出现套色印染。在所能见到的《诗经》等诗书中，所记述的服饰也仿佛均为单色。《郑风·出其东门》“缟衣綦巾，聊乐我员”，缟是白色的绢，綦是浅绿色的围裙。《邶风·绿衣》“绿兮丝兮，女所治兮”，绿丝做成的衣裳，也是单色的。

刘道广先生在《汉声（第108期）·土布系列·夹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文中说：“我们知道，历史上最早的印染都是单色的。……《周礼·冬官考工记》说：‘五彩备，谓之绣。’可见当时要制作彩色的织物，依靠的工艺不是‘染’，而是‘绣’。后来还有‘织’。也许因为这是出自周礼的要求，所以往后历代朝官服饰皆由‘绣’和‘织’组合完成，以显示其‘地位’和‘身份’。但对老百姓而言，是另一种情况。他们也是爱‘美’的，也



出土于新疆的唐代朵花印花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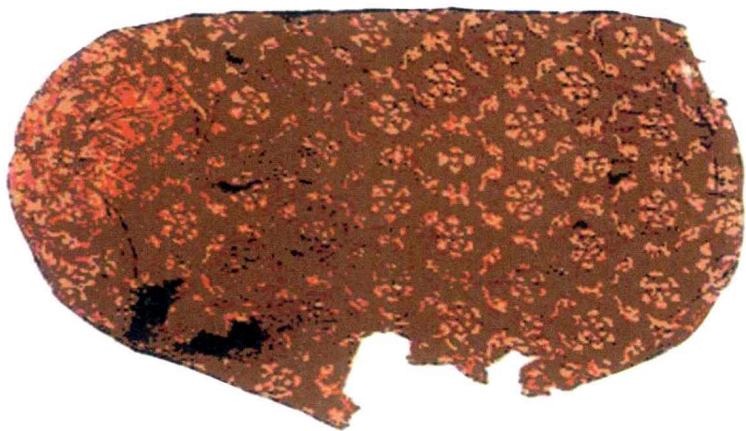
有追求‘美’的权利和要求,在朝廷的文物制度之外,他们是可以在‘漂亮’的衣服上想办法的,于是有‘绞纈’、‘蜡纈’、‘夹纈’的方法产生。新疆出土的一幅蜡纈织物是蓝白印染品,时代在东汉。这幅作品是出自当地,还是印度、尼泊尔,考古专家未有定论,但蜡染为单色印染是明确的。‘绞纈’在色彩上虽然可以制出彩色效果,但图案形象轮廓并不稳定,不便于塑造造型肯定、色彩肯定的纹样。夹纈的工艺是把刻好图案的木版紧压住织物,图案造型轮廓肯定的问题就解决了。在印染过程中,花版不拆不换,只调整版侧通水孔的开合,就达到不同色彩在图案不同位置的浸染目的。所以,色彩肯定的问题也解决了。参照历史上的实物,可以认为,夹纈工艺就是民间作坊为解决织物的彩色印染而发明的。”这一段话,虽然所举论据相对勉强,但对夹纈起源问题的推论,还是大胆而合理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两大信息,一是夹纈起源于民间,二是夹纈是为了解决纈类印染上的彩色着色和图案肯定问题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夹纈在它的诞生之日起,就与彩色印染紧密联系在一起。难怪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古代夹纈均是彩色的。

后唐马缟的《中华古今注》和唐袁郊的《二仪实录》记载,染纈之法

始于秦汉时期，但从目前发现的秦汉织染物中所能见到的大多是凸版印花品（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绸印花敷彩纱和金银泥印花纱等，印染技艺十分精湛），很少见到染缬品，说明那时的染缬工艺尚处于初始阶段。但据有关专家对甘肃武威汉墓中发掘出的丝织品的分析，汉顺帝时期，已有套色印花的丝织物，这些套色印花的丝织物或许就是夹缬，或许是成品夹缬的前身。

在南北朝时期，染缬品还是比较稀少珍贵的，《辞源》在“缬”字的解释后面有部分补析了《魏书》卷三十二《封懿传》：“荥阳郑云谄事长秋卿刘腾，货腾紫缬四百匹，得为安州刺史。”郑云以区区四百匹的紫缬贿赂刘腾，就能够换来一个刺史的官职，可以想象当时染缬品的珍贵和难得。

到了隋代，出现的缬品已相对较多，工艺也日渐成熟，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一件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的夹缬，在天蓝色绢地上遍布白色小团花，犹如夜空群星闪烁。说明染缬技艺在隋代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在当时，染缬品还是比较珍贵，奢侈无度的隋炀帝赏赐给宫人与百官的物品，也不过是夹缬。《隋书·食货志》还颇有声势地记下这件小事，（隋炀帝曾命令工匠印制）“五彩夹缬花罗裙，以赐宫人及百僚母妻”，可见当时能得到一匹夹缬，还真是不很容易。



[唐]缬地菱格雪花夹缬